联合国 S/PV.5528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十一年

第五五二八次会议

2006年9月18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瓦西拉基斯先生	（希腊）
成员：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中国	李军华先生
	刚果	比亚博罗-伊博罗先生
	丹麦	洛伊女士
	法国	拉克鲁瓦先生
	加纳	扬基先生
	日本	大岛先生
	秘鲁	廷科帕女士
	卡塔尔	卡塔尼先生
	俄罗斯联邦	多尔戈夫先生
	斯洛伐克	布里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特里斯曼勋爵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马农吉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博尔顿先生

议程项目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S/2006/728）

06-52552 (C)



下午 3 时 1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S/2006/728）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负责苏丹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团长扬·普龙克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普龙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即文件 S/2006/728。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负责苏丹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团长扬·普龙克先生的通报。我现在请普龙克先生发言。

普龙克先生（以英语发言）：上一次，我是在半年前的 3 月份向安理会作了通报（见 S/PV.5392）。我当时说，北南双方之间的《全面和平协定》（和平协定）的执行处在轨道上。它现仍在轨道上。然而，这是颠簸的行程，列车容易出轨。和平很脆弱，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信任鸿沟在扩大。

我很高兴地报告，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几乎百分之百——确切讲，百分之九十九——完成了其在苏丹南部的部署。我们完成了我们在苏丹东部的任务，并从该地区撤出部队。当局已给予保证，联合国人道主义与发展努力将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

联合国撤出东部向苏丹人民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联合国应政府之邀来到苏丹东部、完成了任务并离开了。没有占领或殖民化的隐蔽计划，并不像目前对联合国针对该国其他地方的议论那样。

我们继续监测由厄立特里亚调解的苏丹政府和东部阵线之间的会谈，该会谈三个月前终于在阿斯马拉开始。这些会谈是在没有联合国和其他方面作为国际观察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不同于在奈瓦沙举行的北南会谈或在阿布贾举行的达尔富尔会谈，但各方有权而且应有机会全凭自己达成一项协议。它们通知我们，它们预计在斋月开始之前签署一项协议，而这快要到了。

然而，仍有关切：一个强大的苏丹政府与一个弱小的东部阵线之间会谈的不对称性以及东部阵线领导人和其实地选民之间可能有脱离。此外，会谈不应采取苏丹政府和厄立特里亚政府之间关于东部人民而没有东部人民参与的谈判的形式。东部人民的真正参与对于恢复安全和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极为重要。

至于南部本身，《和平协定》在苏丹南部的执行虽然缓慢，但仍在进行。南部苏丹政府一直在凭其有限资源努力将苏丹南部从被战争撕裂的地区变为拥有一个运作的行政当局的地区，并且做得不错。苏丹南部立法会定期举行，是健康辩论与问责的论坛。基尔总统改组了其内阁和行政当局，以加强善政，打击腐败。他最近的 200 天行动计划是兴起面向行动的公共服务文化的勇敢努力，将人民的需要置于首位。政治环境鼓励了相对自由的媒体。在南部苏丹政府的合作下，联合国“米拉亚电台”——“反光镜电台”——于 2006 年 6 月底开始广播，并在整个苏丹南部获得好评。

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仍是《和平协定》的基石。在联合国领导下，它是运作最好的和平协定机构。正在重新部署部队。2007 年 7 月 9 日，所有苏丹武装部队将必须撤出南部。我没有理由预计这不会发生。然而，所谓的其他武装团体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和平协定》中规定的“其他武装团体合作委员会”开始开会，但这些团体的实际编制地位、组成和所在地仍然

模糊。在南部若干地区，前替代运动——南部苏丹防御部队——的指挥官拒绝遵守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朱巴联合声明，该声明规定将其纳入苏丹人民解放军。南部许多人怀疑北部仍在支持这些指挥官，以破坏南部的稳定，控制争端地区和油田，并制造边界方面的不确定性。

六个月前，我强调了南部持续暴力背后的因素。自那以来，暴力没有下降。相反，我们必须在整个苏丹南部对付暴力——部落冲突、水土争端、抢牛、武器泛滥、居民与游牧民之战、青年失业与犯罪、未领到薪饷的士兵不守纪律、以及其他武装团体与上帝抵抗军（上帝军）的存在等。然而，我们在苏丹南部的存在起到了作用。我们的部队与南苏丹政府合作，同特派团的人道和民事组成部分一起，得以防止了升级。因此，任何将部队抽调至苏丹其它地区的做法都将对苏丹南部和平产生影响。不应要求作为守夜人的联苏特派团下午打铺盖去其它地方。

与此同时，需要为安全部门改革提供国际援助。组建和训练联合综合部队（联综部队）的工作大大落后于日程。苏人解中不守纪律的现象增多。迫切需要多国提供国际援助，将苏人解训练成为一支专业和民主的军队。我的联合国授权中没有国际援助这一项。

苏丹南部仍然迫切需要重建和发展援助。缺乏水、卫生、保健和教育等基础设施使得人们不能不对和平会给他们及其孩子的生活带来何种变化产生疑问。取得了一些进展。在今年 1 月至 6 月，对 300 多公里的道路进行了清雷和修复。儿童基金会的“上学”运动向 160 万名苏丹南部学童提供了学习用品。然而，覆盖率只占我们在《工作计划》中提出的今年所需资金的一半。这也影响到了我们为回返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服务的能力。约 160 000 人在 2006 年 1 月至 7 月间回返。随着雨季即将结束，大量难民将急需基本的服务。明年，我们需要更多资金，用于救济和回返以及重建和发展。苏丹南部人民仍然穷得令人心碎。

全国大会党（全大党）在民族团结政府中的表现不令人鼓舞。全大党在文字上接受了《全面和平协定》，但在精神上似乎无视该协定。它继续阻挠《全面和平协定》所规定的几乎所有重要机构的运作，而且至今也未接受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人运）作为平等伙伴。在民族团结政府中任职的人运部长受到孤立，这导致政府中出现了一种不对称，从而使得我们的任务之一 ——“让团结变得有吸引力”成为遥远的梦想。这种不对称还造成所有重要问题都得不到重视。

我们对盼望已久的停火政治委员会有着较高期待，但令我们失望的是，该委员会竟然尚未解决 CJMC 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停火政治委员会非但没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政治机构行事，相反却成了维持现状的墨守陈规的俱乐部。它只是一个将一切争议问题推给总统府的秘书处，而问题到了总统府也没有什么不同结果。

阿卜耶伊问题没有取得进展。结果，阿卜耶伊仍然没有任何管理机构，这使得人们无法获得正式的警务、公共环卫或医疗服务。阿卜耶伊是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试金石。

在石油这一关键领域，各方仍在国家石油委员会的地位问题上存有分歧。石油收入的计算以及随后的分配缺乏确保公平和准确所需的透明度。

南北边界的划界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边界委员会尚未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这项任务很迫切，原因是边界没有明确划定将对重新部署部队、石油收入分配、组建联综部队、选举以及最终是全民公决都造成影响。

乌干达政府与上帝军之间和平谈判的进展有理由让人产生希望。上帝军同意在苏丹南部的集结区集结其部队——人数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想。如果当前的停止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乌干达北部就能够实现和平，而这将对包括苏丹在内的区域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苏丹北部的国家安全机构继续对所有反对派进行骚扰和恫吓。政府大幅限制了国内的政治自由，对反对派和平民抗议政府政策的和平示威采取高压手

段。侵犯人权，特别是国家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减少。在使国家安全法律与新宪法保持一致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正如我在上次通报中所言，我曾赞扬政府和喀土穆州长关于停止对喀土穆周边地区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一切强行迁移行为的决定。我高兴地宣布，他仍然坚持他的决定。然而，上个月，邻近的杰济拉州当局开始动用武力拆毁达拉萨拉姆营地大量居民的住房。上千个家庭被迫迁移至缺乏基本服务的地方。这种不人道做法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也远差于人们预计新宪法通过之后的情况。

我对苏丹报纸 Al Wifaq 主编穆罕默德·塔哈先生最近在喀土穆被绑架和斩首感到震惊。基地组织已声称这起凶残的谋杀是他们干的。无论真假，处决的方式不像是苏丹人所为，表明存在外国背景。其他记者也收到了类似威胁。这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可能会通过强制自我审查，使媒体自由化方面取得的任何进步都倒退回去。这将是一个挫折。自从 2005 年中通过《宪法》以来，苏丹新闻界在政治上就变得更加多样化和机敏，利用其各种权利和自由，这是新闻界在一个正在争取民主的国家所应该做的。

我在上次通报中赞扬了苏丹政府签订部队地位协定。然而，我提醒说，该协定的执行将表明其成败。我现在不再那么肯定了。当局继续逮捕并拘留联苏特派团的本国工作人员。最近，两名国际工作人员也受到粗暴对待并被逮捕。政府拒不允许联合国电台在苏丹北部，包括达尔富尔，播出任何节目。它限制联合国进出阿卜耶伊地区。关键设备在喀土穆机场清关过程中的故意拖延——常常长达八个多月——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监测人员不能访问所有的拘留设施，特别是国家安全部门管理的拘留设施。总而言之，这些都妨碍政府已签署的《全面和平协定》规定由我们执行的工作，而且违反《部队地位协定》。

现在谈谈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和平协议）达成只有四个月，但几乎已经死亡。已经进入休克状态。应该得到特别护理，但是没有。

这是一项好协议。通过和平谈判达成的一份平衡的案文，是对政府和叛乱运动双方所持极端立场的折中。如果他们再多谈判一年，结果还是大同小异。现在事后看来，或许我们应当花更多的时间，不是为了取得更好的协议，而是为了使各方都能参与。只有政府和苏丹解放运动明尼·米纳维派在协议上签了字。阿卜杜拉·瓦希德派没有签字。他们本应签字。他们错了，但是他们作出了不参加的政治决定。那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恐怖分子。阿卜杜拉·瓦希德派的人——大多属于达尔富尔最大的非洲人部落、即富尔部落——不参加，但他们也没有再卷入战火。他们遵守他们先前所签署的协定，因此我们应当争取他们加入。这是争取《和平协议》走出休克状态的第一个条件。

《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没有签字的各方被排除在各种机构之外，特别是停火委员会。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这些方面被告知，签字后再谈。这造成叛乱运动进一步分裂。现在他们中间已形成五到七个不同的团体，其中包括救国阵线。今年 7 月，救国阵线在西科尔多凡发动进攻。我们谴责这一攻击。遗憾的是，政府以此为借口，继续进行打击和空袭，理由是必须保护平民人口。但是，这直接违反《和平协议》。我们需要实现停战。这是争取《和平协议》走出休克状态的第二个条件。明尼·米纳维或许可以在他目前同盟者和从前同盟者之间进行调解，以便在当地最终实现和平。

自签署以来，《和平协议》没有一天、一周不受违反。《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暴力增加了。使用强奸作为恐怖手段的做法经常发生，而且又开始上升。攻击者对妇女和儿童毫无怜悯。村庄深更半夜遭受袭击和轰炸。他们动用白色直升机支持苏丹武装部队的进攻行动。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其他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限制，针对他们的暴力更加严重。过去两个月，他们中有 12 个人被杀害。难民营及其周围局势仍然危险，民兵针对境内流离失所者，包括妇女的暴力凶残、有辱人格。

悲剧在于，没有任何违反行为能够在停火委员会得到解决。停火委员会根本不起作用。该委员会已经

被签字者所劫持，领导不善，非签字方已经被排斥在外，联合国声音被压制。在苏丹南部，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是《全面和平协定》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失去这一支柱，《全面和平协定》将瘫痪。《和平协议》目前正处于这种状态。因此，通过一个新的、具有充分代表性、并具有权威性的停火委员会开始着手解决在达尔富尔所发生的违反情况，是第三个条件。

既然《和平协议》不起作用，违反行径依然得不到制裁。达尔富尔大多数人已经对它失去信心。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信心。我们必须现实。按目前形式，《和平协议》理论上讲虽然是一项好协议，但除了已经签署的各方外，不能得到充分的支持。我们必须开始新的协商工作，但必须避免给这种协商贴上重开和平谈判的标签。我们必须谈判、增加、改善，给那些感到被排斥的方面一次机会，他们至少占达尔富尔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必须在书面上以及在实际中，使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这是争取《和平协议》走出休克状态的第四个条件。

还有第五个条件。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1706（2006）号决议，非常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想要把目前的非洲联盟维和行动过渡成为一支联合国部队。安理会还请苏丹政府同意部署这一部队。在他们方面，自从 2 月以来，政府也非常明确。他们反对这种过渡。这是不明智的。现已证明，联苏特派团是苏丹南部的一支公正、有效的维和力量。我们可以而且定将在达尔富地区也这样做。

苏丹掌权的政治领导人不应该对联合国含沙射影。我们无意搞殖民化，也不是在为其他国家进行殖民化铺路。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的唯一目的是保护人民，同时尊重苏丹国家主权。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已经明确指出，“没有苏丹政府同意，不可能实现过渡”。但是，取得苏丹政府同意需要协商。必须使过渡变成一支联合国部队对苏丹领导人有吸引力，以便获得他们的支持。这还需要信任、建立信任和时间。需要赞成过渡和反对过渡的人们避免目前碰撞的路线。也需要目前的非洲联盟部队继续驻留，直到获得同意为止。非洲联盟已经没有一年前有效，但是它的驻留依然至关重要。非洲联盟撤离将使难民营人口处于无保护状态，容易遭受任何想要伤害他们、重演 2003 年和 2004 年清洗行动的人们的伤害。

这是振兴《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使其起死回生的五个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将共同构成一个短期计划——例如到今年年底。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为后时期制定一个计划。在我们在当地获得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将很高兴向安理会介绍我们对这样一个较长期计划的大致轮廓的看法。

因此，这五点是：使各方都参与进来；宣布休战；改革停火委员会；恢复会谈以便改进《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以及在苏丹国内和在国际上避免冲突。简言之，把以下两者分开处理：今天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来挽救《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日后采取何种行动，以便在当地有一支执行新任务的、足够强大的维和部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普龙克先生的简报。

由于本次会议没有发言者名单，我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向秘书处表明这样的意愿。

我代表安理会成员热烈欢迎联合王国外交事务部政务次官特里斯曼勋爵。

特里斯曼勋爵（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首先感谢普龙克特别代表所做的全面简报，并感谢他和他的工作队为在苏丹实现和平与安全而正在作出的一切努力。在实施《全面和平协定》方面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努力。普龙克特别代表今天上午也清楚地说明了继续存在的问题。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加强《全面和平协议》的基础。在这方面，在苏丹南部的联合国特派团发挥了如此宝贵的作用。像安理会在 5 月对苏丹的访问所证明的那样，显然，在苏丹南部建立和平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达尔富尔实现和平。

安理会在 8 月 31 日决定授权一个联合国特派团以支持实施《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安理会仍然一致认为，派遣一支联合国部队是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唯一办法。非洲联盟（非盟）本身和安理会多月来都赞成在达尔富尔从非盟向联合国的过渡。我们所有人都承认，实施《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复杂任务需要有一个规模更大、得到更好支持的多层面和平行动。这并不是低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出色工作的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所作的非凡努力，而是承认联合国最适合提供达尔富尔所需要的可持续的和全面的国际建设和平支持，对这一点非洲领导人也完全同意。

不能接受的是，苏丹政府迄今为止拒绝接受向达尔富尔派驻一支联合国部队的建议，尽管该政府在苏丹南部与执行一项几乎完全相同任务的联合国部队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更糟糕的是，苏丹政府提出了它自己的以军事武力实施《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方法。这种方法违反了《协议》和政府对它的承诺，以及第 1590（2005）号和第 1591（2005）号决议。用科菲·安南的话来说，这样做将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我们现在处于事关达尔富尔未来的一个关键时刻。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敌对各方又恢复了暴力。人道主义组织和非盟驻苏丹特派团部队成员，以及达尔富尔的无辜人民正在丧失生命。我们需要阻止这种陷入混乱的状况。我国政府认为，解决达尔富尔悲剧的优先事项是明确而有说服力的。

第一，苏丹政府和各反叛团体必须立即停止在达尔富尔的战斗——即实现普龙克特别代表所说的休战。

第二，非签署方必须接受《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它必须得到各方的实施。

第三，我们必须防止一种安全真空的形成。苏丹政府必须同意非洲联盟部队的继续存在，并接受该部队向一支联合国部队的过渡。我们必须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这样一项要求的严重性——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应继续执行其在达尔富尔的勇敢和艰巨的维持和平任务，而与此同时，我们加紧努力以说服苏丹政府接受由一支联合国部队接替非盟驻苏丹特派团。我们期待着本周晚些时举行的至关重要的非盟会议。

联合国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加深和加快我们对非盟驻苏丹特派团的支持，以及更广泛地说对在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救济努力的支持。

我确信，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联合国为什么有权利和义务在这个问题上说服苏丹政府。这场灾难的规模已经是巨大的：已经有 20 万无辜者死亡；几乎 200 万人流离失所；在达尔富尔有将近 300 万人依赖国际援助生存，其中 50 万人目前由于战斗而无法获得国际援助；在过去一两周中又有 5 万人流离失所。想象一下局势进一步恶化会造成什么后果。目前危机的区域性影响——特别是对乍得的影响——以及局势迅速恶化的危险显然是令人关切的。我们紧迫需要为乍得东部的难民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安全的建议。

秘书长上周在这个会议厅中如此雄辩地阐明的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道义责任是很清楚的。参加去年首脑会议的每一个联合国会员国都同意了保护责任概念。安理会在联合王国起草的一项关于保护平民的决议中确认了这个概念。该决议在今年春天获得一致通过，并随后在第 1706（2006）号决议中被回顾，而后者也是三周前由联合王国起草的。

这首先是有关国家行使的保护其本国公民的责任。显然，苏丹目前没有保护其在达尔富尔的人民，情况恰恰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责任意味着国际社会有权参与进来，首先是参与帮助有关国家履行其责任的努力。这就是联合国在苏丹南部已做的一切，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在达尔富尔看到的。

但是，如果我们提出的提供帮助的建议遭到拒绝，我们的责任不能因此而结束。凭良心，我们不能允许达尔富尔局势由于喀土穆政府的没有理由的担

心而从危机转化为灾难。因此，作为苏丹及其人民的朋友，我们必须在联合国、非盟、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中加倍努力，说明联合国将在达尔富尔作出的积极贡献。在这样做时，将充分尊重苏丹的主权，并使这支部队具有突出的非洲特征，就像安理会已反复表明的那样。我们还必须讲明苏丹政府和人民将在经济、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方面获得的和平收益。苏丹是一个经济资源丰富的国家。它应是一个经济强国，而不是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热点。我们应明确指出，在达尔富尔的失败、进一步的冲突和死亡的责任将不是联合国的责任，而是那些负责者的责任。那些拒绝让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帮助达尔富尔人民的人，那些拒绝接受第 1706（2006）号决议中提出的由国际上支持实施《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和苏丹主权的建议的人应该对此负责。这不是我们希望成为现实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苏丹政府不缓和它对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决定的反对立场，我们很可能不得不走这条路。

成立联合国的目的是欲免后世遭受战祸。与苏丹南部一样，达尔富尔的前景是和平而不是战争。但尤其在达尔富尔，这种前景现在千钧一发。如果这根线突然断裂，达尔富尔人民将付出可怕的代价。

如果联合国和安理会要有所作为，我们就必须努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今年 9 月 11 日，科菲·安南向安理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在卢旺达人民需要的时候做得不够，在达尔富尔悲剧加深时能够袖手旁观吗？”（S/PV.5520，第 3 页）对秘书长问题的答案是一个简单的“不”字。如果苏丹政府真正关心其公民的福利和保护问题，它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意派遣联合国部队。

对我们而言，今天并不是保全面子的问题，而是拯救生命的问题。我们应该表明，如果苏丹能肩负起在达尔富尔的责任，它能够指望从国际社会那里得到什么。如果它不这样做，它又能指望得到什么。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国际社会决心看到这场冲突得到解决。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扬•普龙克先生作了全面的通报。我们要强调通报的以下内容。首先，关于各当事方在履行《全面和平协定》规定的义务方面进展有限的说明令人不安。我们认为，必须在关键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例如有关分享权力和财富的义务，尤其是有关石油的义务。

我们还要提及，现在尚未制定设立有关人权、公务员制度、土地和选举的各种国家委员会所必需的立法。与此同时，即使各种停火机构中有些运作良好，而且在和平解决一些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局继续限制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在阿卜耶伊的监测员的活动，这显然违反了《全面和平协定》。

这些限制是政府不履行在部队地位协定所作的承诺的一些实例。另一些实例包括例如逮捕和拘留联苏特派团的本国工作人员。我们敦促当局充分履行其承诺，并敦促各方充分而且无选择性地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各项规定。

我们还敦促政府立即取消对人道主义准入实行的限制，尤其是在卡萨拉、红海和加达里夫三个州的此种限制，并与联苏特派团协调，为社区迁移提供必要的援助，以避免如同 8 月 16 和 17 日在 Dar Assalam 发生的事件重演。

如普龙克先生所述，《全面和平协定》的执行工作已进入充满挑战的新阶段，因此，应该在安全部门改革、警务改革和改组和准备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全国人口普查以及未来的选举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同时继续积极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以减少扩散小武器和轻武器这一严重问题的祸害。所有这些无疑都将有助于使民众更接近实现他们盼望已久的和平利益。

但是，只有在我们都知道的达尔富尔的危急局势在不以胁迫和暴力为基础的持久解决框架内结束后，在全国处于和平状态之时，才可能实现这种和平。

普龙克先生刚才指出《达尔富尔和平协定》处于昏迷状况，这令人深感关切。普龙克先生十分清楚地表明，必须支持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盟特派团），并表明喀土穆政府必须同意在达尔富尔也部署联合国部队。换言之，必须立即执行第 1706（2006）号决议。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提供保护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作出回应。

《全面和平协定》必须是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基础。这两项文书都必须得到所有当事方的支持，因为它们是经谈判达成的政治解决这两种冲突的办法。只有以这种方式，才可能摆脱冲突和不稳定，并为建立在平等和尊重所有人人权基础上的社会奠定基础。

拉克鲁瓦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感谢普龙克先生刚才向安理会作了通报。在他的通报中，以及在秘书长的报告（S/2006/728）中，我们注意到了我首先要提及的有关苏丹南部的若干令人鼓舞的要点。安全局势和人道主义局势稳定是积极因素，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稳定，就不可能取得进展。但我们绝不能忘记特别代表提及的苏丹南部严酷的局势以及在该区域提出的发展挑战的范围。

《全面和平协定》安全部分的执行情况令人鼓舞。今年 6 月在朱巴，安全理事会代表团注意到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的行动。武装部队根据《协定》撤离它们先前部署的某些地区的工作大致完成，而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关于东部，举行会谈使我们产生了希望：即该地区不需经受该国其他僻远地区必须经受的磨难而和平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我们希望，8 月 26 日签署的乌干达和上帝抵抗军间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将有助于改善苏丹南部人民的安全局势。

尽管出现了我们欢迎的这些情况，但显然，苏丹南部的和平进程依然十分脆弱。除了安全问题外，在《协定》的若干关键内容上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延误——至少在这些内容上没有完全陷入僵局。由于这些不同的领域，尤其是分享财富和分享权力，是触及冲突根源的问题，因此令人更深感关切。

我要回顾指出，联合国已同意向苏丹南部派遣部队，以便作出不仅规模大而且是长期的努力。《全面和平协定》初步规定的时间表长达六年多。因此我们必须确保，这一努力将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在这里，我要请普龙克先生告诉安理会，除了重新安排时间，将全国选举从 2008 年推迟到 2009 年举行之外，目前的延误是否可能危及这项时间表。

我国代表团遗憾地看到，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继续遇到若干行政方面的困难，尽管有时有部队地位协定的规定。我们似乎认为，消除这些困难，将是民族团结政府可加速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第一项也无疑是最简单的措施。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重申对达尔富尔局势深表关切。普龙克先生描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及其对平民百姓造成的后果。

我国代表团最近曾有机会把它关于这项议题的立场告诉安全理事会，强调了在这方面继续作出坚定努力的必要性，尤其针对苏丹政府，以便联合国能够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06（2006）号决议尽快接手非洲联盟行动的任务。

我要问普龙克先生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他提及的一些因素，涉及《达尔富尔和平协定》的非常困难的局面，除其他外因为一些团体尚未同意签署它。那么，我要请普龙克先生提供一些细节，谈谈如何通过他提到的同各派的新的讨论，能够说服尚未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定》的各方加入它。

博尔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特别代表普龙克今天在此的通报，并感谢秘书长 2006 年 9 月 12 日的报告（S/2006/728）。该报告表明了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和更广大的联合国系统在支持《全面和平协定》（《和平协定》）的执行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各方为执行《和平协定》的安全条款所作的努力减少了苏丹南部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尽管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各方表明它们能够通过合作解决长期问题。这是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支持下的安全气氛中做到的。

在今后几天里，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也必须同样降低冲突危险。我们对达尔富尔目前的暴力以及人道主义局势因此恶化表示遗憾。在这关键时刻，安全理事会必须重申根据第 1706（2006）号决议和第 1590（2005）号决议树立的先例，从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盟特派团）向联合国行动过渡的必要性。

正如民族团结政府已经表明，通过尊重《和平协定》和同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合作，它能够克服数十年的暴力那样，它应当作好准备，通过尊重《达尔富尔和平协定》，加强非盟特派团行动并同联苏特派团部队在达尔富尔的部署进行合作，为其达尔富尔公民确保更美好的未来。

今天下午，我们将分发一项有关苏丹的决议草案，我们计划于明天 9 月 19 日星期二就该决议举行一次专家会议。决议草案将把联苏特派团定于 9 月 24 日结束的任期延长六个月，以便我们能够确保联合国在南部行动的连续性。该决议草案也将考虑通过第 1706（2006）号决议扩大联苏特派团。我们必须同时扩大这些特派团，以便保证不损害根据第 1706（2006）号决议的规定向非盟特派团提供的紧急援助。

此外，我谨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丹麦和美国今天根据我们两国外长的请求发出的一项邀请，请你们的外长出席本周五 9 月 22 日下午 4 时关于苏丹局势的一次感兴趣的各方的会议。丹麦政府和美国政府邀请了安理会全体成员的外长以及加拿大、南非、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卢旺达、荷兰、乍得、挪威、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外长。我们非常希望各位部长将能够出席。

洛伊女士（丹麦）（以英语发言）：首先，允许我感谢扬·普龙克所做通报，对最新局势作了有益、非常雄辩和详尽的介绍。各方在执行《全面和平协定》（《和平协定》）方面的进展，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中，确实深受欢迎。在这方面，我谨感谢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也注意到据报道在执行《和平协定》方面的困难和选择作法，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的发言，即《和平协定》所载的各项承诺都不是选择性的。在阿比亚方面不遵守《和平协定》的情况特别令人感到关切。仍未满足对和平红利的期望。这可能严重损害人民对《和平协定》的支持，在今后几个月里我们应当予以密切关注和支持。

苏丹在本周纽约的议程上处于优先位置。不幸的是，这不是因为执行《和平协定》的进展，相反，而是由于达尔富尔极其令人担忧的局势。本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正在开会讨论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盟特派团）的未来。我们非常欢迎非洲领导人过去几天里在哈瓦那同巴希尔总统进行的积极对话。我们希望，本周的紧张努力将会产生成果，并允许立即和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6（2006）号决议。

上周，安理会举行了两次公开会议，会上我们听到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军事集结、空袭以及《达尔富尔和平协定》面临失败的高风险的惊人的报告。我将不重复我在那些讨论中说的话，但我将只强调蔓延到南方的可能性。已经出现了警讯，达尔富尔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将为维护《和平协定》制造困难，并可能扰乱南北之间的关系。

对南苏丹政府而言，利害攸关。我们欢迎基尔总统最近支持在达尔富尔部署联合国部队的发言。目前局势确实是民族团结政府需要克服的一个挑战。

本周为苏丹政府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少说公开的漂亮话，向前迈进并作出有利于所有苏丹人民利益的正确决定。

今后几天里，世界的目光集中在纽约。人们对世界领导人尽全力救助达尔富尔人民抱着很高的期望。我们也将不遗余力，并且同博尔顿大使一样，我希望被邀请参加周五会议的所有人将能够参加，并且通过

那次会议以及本周在纽约进行的其他活动，我们都能够加快执行第 1706（2006）号决议，并解决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

最后，我谨通知安理会，丹麦支持秘书长关于把联苏特派团的任期再延长 12 个月的建议。与此同时，我们期望不晚于 2007 年 1 月 1 日根据本安理会已经作出的决定扩大联苏特派团在达尔富尔的行动。

马农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普龙克先生富有洞察力的通报。

我们欢迎对《全面和平协定》（《和平协定》）的执行工作表示的一定是审慎的乐观。看到南苏丹议会定期开会、300 公里的道路排除了地雷、南苏丹 160 万儿童上学，以及 16 万流离失所者在今年上半年返回南苏丹，是令人鼓舞的。我们要赞扬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对创造能够取得这些进展的环境所作的贡献。

然而，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尽管取得了微小的进展，尚未能够兑现各方作出的安全承诺，而且有关财富和权力分享以及边界划定的问题仍未解决。因此，我们要求双方更加勤奋努力，履行其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规定方面的义务。

在此关头，我们还必须对联苏特派团继续受到限制表示关切。不需要这样。

执行《全面和平协定》无疑将影响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在执行《全面和平协定》方面若无重大进展，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和平协议）的努力将会受阻。为了苏丹南部和达尔富尔人民的利益，我们再次敦促《全面和平协定》各方在有关协定的所有任务方面更加努力。

关于达尔富尔，我们期待着计划于星期三举行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我们希望有关延长非盟驻苏特派团任期的提议将得到首脑会议的支持，以便可以进行第 1706（2006）号决议所规定的加强部队的工作。

然而，值得回顾的是，当阿布贾和平谈判在进行时，这张桌子周围和其他地方很多人认为，这些谈判花了太长的时间。普龙克先生已表明，即使这些谈判花一年时间，结果也是一样。

我们认为，《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为达尔富尔和平提供了基本框架。我们想提防鼓励框架外各方在《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条款之外寻求不同的和解。如果我们促使各方遵守该协议并鼓励它们按照其条款寻求和解，那么我们的努力将获收益。因此，我们继续敦促苏丹政府接受将非盟驻苏特派团变为联合国特派团。

坦桑尼亚遭受过殖民主义的凌辱。我们发誓不再向殖民主义屈服。我们珍惜我们的主权并绝对忠实地捍卫它。因此，我们决不会参与将任何国家变为或重新变为殖民地的任何努力。将非盟驻苏特派团变为联合国特派团符合苏丹及其人民的利益。这不是要把苏丹再次变为殖民地。需要而且迫切需要这样做。

廷科帕女士（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感谢普龙克先生的出色介绍。我们认为，他向我们提供的情况非常有用。我们听说履行《全面和平协定》下的承诺处于停滞状态或仅取得很小进展，对此我们感到关切。我们要敦促有关各方充分信守其在《全面和平协定》下的承诺，不要优先一些承诺而损害另一些承诺。

我认为，我们必须开始就分享权力与财富问题作出紧急努力，因为这些问题是该协定的基石。需要作出紧急政治承诺的另一方面是停火委员会。

苏丹经济在成长，并正从高油价中获益。该国政府必须在其处理石油收入方面制定一项完全透明的政策，并承担其保障所有苏丹人发展的首要责任。这可以通过减贫政策与方案并在全面尊重人权的框架内做到。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报告所说的关于下列事实的话：捐助者和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苏丹人民应对和平进

程的挑战，并为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方案提供财政、技术和政治援助。

人们说，和平是不可分的。如果不同时在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方面取得进展，在《全面和平协定》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赞赏并赞同普龙克先生提出的让《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摆脱其深度昏迷状态的五项条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苏丹政府不愿理解驻达尔富尔维和行动只是为了与其当局合作，以执行和平与安全协议并保护目前毫无保护的达尔富尔民众。

实地的事态发展显示，这很迫切。安全状况的恶化和人道主义援助受到限制意味着数百万人民受到巨大威胁，处在人道主义危机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安全理事会、区域组织和所有有关国家必须继续寻求途径，以说服该政府迅速执行第 1706（2006）号决议，特别是支持有效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与保护平民。

我们还要说，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延长联合国苏丹特派团任期的建议。

我们要问普龙克先生一个有关停火委员会中缺乏政治意愿的问题。这背后的详情如何？为什么停火承诺被不断违反？

大岛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普龙克先生今天做了内容翔实和非常有益的通报。日本赞扬普龙克先生及其在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的工作人员努力确保在苏丹遵守停火与执行《全面和平协定》，而且我们将继续支持其努力。在此背景下，日本将可能考虑延长联苏特派团的任期，正如秘书长和美利坚合众国在散发的这方面的决议草案所建议的那样。

关于执行《全面和平协定》，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取得了某些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其安全安排，例如正在进行苏丹武装部队离开苏丹南部的重新部署，完成了苏丹人民解放军离开苏丹东部的重新部署，以及执行其他安全机制。另一方面，令人关切的是，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安全部门改革和北南边界划定问题上存在严重拖延。还必须对执行诸如有关分享财富和分享权力等重要问题方面缺乏进展表示关切。我们要鼓励各方为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作出最大努力。

关于阿卜耶伊问题，我们注意到，苏丹全国大会党和人运双方已经同意寻求政治解决。我们期待双方通过讨论产生最终解决办法。另一方面，联苏特派团活动受到多重限制，这也令人关切。必须立即改善这方面情况，不能拖延。

最近苏丹南部其他武装团体活动重新抬头，对这一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是，经过苏丹南方政府的协调努力，乌干达政府和上帝抵抗军已经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这无疑是一项积极的步骤，而且我们希望能有助于改善苏丹南部安全。

关于东部局势，我们期待早日完成正在进行的由厄立特里亚政府主持的和平谈判。

关于达尔富尔，我完全赞同这样的意见，即对《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处理对整个苏丹的稳定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支持联苏特派团响应非洲联盟的要求，在通讯、后勤、运输、新闻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向非盟提供援助。我们也欢迎目前联苏特派团正在继续努力，说服未签署的团体支持《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和立即执行第 1706(2006)号决议。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问题，值得赞扬。不过，国际社会现在在达尔富尔所面临的现实状况以及《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命运确实相当严峻，令人严重关切。普龙克先生形容《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现在正处于一种昏迷状态，并提出了拯救协议的五项必要条件。他指出，我们需要区别今天为了拯救《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应当采取的行动和今后为在当地部署一支新的、充分有力的和平部队而需要采取的行动。我想请普龙克先生具体、更详细地说明上述意见。我还想请他向我们介绍他对所谓有关达尔富尔问题较长期计划轮廓的看法。

最后，日本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即为了满足苏丹人民对通过《全面和平协定》实现和平红利的期望，必须继续援助苏丹人民。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兑现了我国在 2004 年奥斯陆会议上作出的承诺，提供了逾 10 亿美元援助。日本打算考虑可能提供更多的援助，支持苏丹巩固和平、人道主义重建和发展。

李军华先生（中国）：和其他同事一样，我们首先感谢扬·普龙克特别代表刚才所作的全面透彻的分析，也感谢他为苏丹南北和平进程所作的各项努力。

我主要谈两点。第一是关于苏丹南北的《全面和平协定》(和平协定)。苏丹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一年来，在国际社会帮助下认真执行《和平协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尽管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总体上已步入正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同时，我们也希望苏丹南北双方能进一步加强信任与合作,加快《和平协定》的全面落实。

我们高兴地看到，联苏特派团目前已经几乎完全部署到位，并根据安理会的授权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为帮助执行《和平协定》，促进南北和解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支持安理会继续延长联苏特派团的任期。

正如秘书长报告所言，苏丹南北和平进程步入了富有挑战性的新阶段，亟需国际资金和援助,以开展和执行解甲归田的项目，安置难民和重建家园等。我们赞同秘书长作出的呼吁,敦促各国,特别是传统的捐助国切实履行承诺，及时提供有关资金和援助。只有苏丹人民特别是南部人民切实受益到《和平协定》带来的和平红利，那么南北和平进程才能最终实现。

第二,我要谈的是关于达尔富尔问题。刚才扬·普龙克先生谈到了关于如何挽救《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五点建议，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同感。我们认为，达尔富尔问题对落实《和平协定》有重要影响。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达尔富尔不同于苏丹南北问题，所以两者解决起来既要相互借鉴，又要区别对待。

联苏特派团是在苏丹政府同意和配合下发挥积极作用的。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联合国行动也应坚持这一原则。非盟以及特派团一直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周，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将进行相关的讨论，并作出重要的决定。安理会对此应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和配合，并切实采取措施，解决非盟特派团面临的实际困难。我们赞成并鼓励联苏特派团继续对非盟特派团提供后勤及技术支持。

我们相信，只要苏丹国内各方继续本着互谅互信、合作共赢的精神，坚定地执行《和平协定》和《和平协议》，只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继续与苏丹政府加强合作与对话，及时提供支持与帮助，苏丹就能够实现和平稳定、民族和解与经济发展。

布里安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普龙克先生今天有关在苏丹执行《全面和平协定》（和平协定）的最新进展情况以及苏丹局势的介绍。我国代表团赞扬普龙克先生以及在苏丹的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努力，坚持不懈地帮助苏丹人民实现和平，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也肯定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支持《全面协定》。我们欢迎执行《和平协定》迄今所取得的进展。与此同时，我们同意普龙克先生有关苏丹南部和平脆弱，需要继续执行《全面和平协定》的意见。我们对于《和平协定》若干方面内容，包括根据《协定》分享权力和财富的承诺的具体执行缺乏进展，导致信任距离进一步扩大，感到关切。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在阿卜耶伊地区地位问题上继续僵持不下。在这方面，我们呼吁所有利害相关者取得进展，因为这一问题继续影响《和平协定》，威胁整个地区的安全。我们赞同普龙克先生的意见，即可以把该问题看作是对于整个《和平协定》执行工作的一次考验。我们呼吁民族团结政府尽快解决南北划界问题，以免损害苏丹南北和平的机会。

联合国在苏丹南部的另一项重要优先任务是支持安全部门改革。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赞同普龙克先生的意见。我们赞扬联苏特派团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支持乌干达和上帝抵抗军（抵抗军）之间的朱巴和平会谈，以及苏丹南方政府所发挥的调解作用。8 月 26 日签署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希望继续这一趋势。

正如埃格兰先生星期五告诉我们（见 S/PV.5525），朱巴会谈代表着迄今为止该地区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我们赞同关于上帝军实施的罪行不能不受惩罚的看法。然而，与此同时，极为重要的是，和平进程现在要继续下去，并且要表明和平与伸张正义是能够共存的。

我们欢迎苏丹和厄立特里亚改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愿支持联苏特派团为苏丹政府与东部阵线之间的谈判提供协助。还应当鼓励联苏特派团支持第1706(2006)号决议所规定的旨在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努力。苏丹政府迄今一直持消极立场，我们对此感到遗憾。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目前报告(S/2006/728)所提出的意见，即喀土穆的领导人最终要为他们最终选择的道路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认识到达尔富尔局势的严重恶化，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来挽救《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并确保其全面执行。然而，这不能被用来作为对那些未签署协议的人发动袭击的借口。我们认为，为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创造有利条件的唯一办法是通过迅速过渡为联合国领导的、能够应对当地复杂局势的、强有力的行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应当全面和迅速地执行第1706(2006)号决议的全部规定。

我们希望苏丹政府能够理解，联合国积极参与保护平民和推动执行《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符合全体苏丹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赞同普龙克先生的看法，即联合国在苏丹南部的长期介入是本组织在苏丹别无他图的最佳证明，联合国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苏丹人民在全境建立持久和可持续和平。

多尔戈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同其他人一样，感谢负责苏丹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扬·普龙克先生的全面通报。我们注意到苏丹各方在履行《全面和平协定》规定的义务，特别是安全领域的义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无疑，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势头，但协定很多方面的进展非常缓慢，在包括分权和共享石油出口等自然资源收入在内的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的进展很小。南北边界问题尚未得到全面解决。当然，这是个复杂的问题。然而，我们必须在联合国的积极参与下，尽快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

当然，苏丹各方在这方面负有首要责任。我们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迅速和有效解决苏丹其它地区，特别是达尔富尔的冲突将有助于在执行南北之间的《全面和平协定》方面取得进展。我们期待很快能够在这些地区，特别是苏丹东部取得持久进展。我们赞同秘书长和普龙克先生在这方面所作的评估。

关于达尔富尔，我们饶有兴趣注意到普龙克先生提请安全理事会审议的五点内容。总的来说，它们恰当地反映了达尔富尔解决方面仍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显然，必须努力使《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尽可能地全面。

在这方面，我要问普龙克先生，他认为什么是尚未包括在《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之内，需要与达尔富尔各方在未来一道努力的优先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取决于达尔富尔局势稳定的前景。非洲联盟应当发挥重要的稳定性作用。我们相信其任务期限将被延长至 9 月 30 日之后。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对将在纽约召开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会议非常期待。我们希望，该会议将取得成功，无论是在就非洲联盟行动的未来作出决定方面，还是总的来说，在目前努力实现达尔富尔危机的和平政治和外交解决方面。

在上述会议后，安全理事会可能应再次开会，在非洲联盟成员和苏丹各方所作出决定的基础上来评估局势。

在此，我愿再次表示，正如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会议厅内外所经常表明的那样，至关重要的是，要继续开展建设性努力以及与喀土穆的苏丹领导层的对话，以便实现一个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提高对联合国在达尔富尔维和作用的理解。我们认为，除了这种对话以外别无选择。我们都非常清楚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已经采取的行动的复杂性，但必须继续对话。令人鼓舞的是，秘书长正在向前推进，而且他与苏丹总统有直接联系。

因此，我们预计，这种团结的努力将取得得到安全理事会支持的成果，以期迅速实现达尔富尔和整个苏丹问题的全面解决。

比亚博罗-伊博罗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感谢普龙克先生的全面和启发性的通报。我们感谢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S/2006/728），它使我们得以对《全面和平协定》的执行情况以及第 1590（2005）号决议所规定的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跟踪。

虽然报告表明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它也提出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关切的是，说得轻一些，对和平红利的过长等待将永久性地挫伤备受折磨的民众所抱有的希望，重新触发危机并因而加剧民众的苦难。我们看到步伐太过缓慢。我国代表团敦促签署《全面和平协定》的各方坚决执行协定的全部规定，特别是关于分享权力和财富问题的规定。

我国代表团对联合国苏丹特派团为了促进有关各方之间的和解而进行的工作和它对实施《全面和平协定》的支持，以及它对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的协助感到满意。我们对它的活动所受的限制感到遗憾。虽然南部苏丹的安全有了改善，但是，由于武装团伙的存在和武器的流通，局势仍然不稳定。我们担心，这种局势会危及已经取得的进展。苏丹领导人应充分利用达尔富尔和南部苏丹目前的和平进程提供的真正的机会，减轻其人民的苦难。我国代表团还强调，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对话是一个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使有关各方都参与实施《协定》以及加强和解。这个进程对达尔富尔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我不能不指出，拒绝接受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及从达尔富尔地区撤出联合国苏丹特派团构成一种巨大的风险；国际社会不能冒这种风险，特别是鉴于当地的新情况。我们欢迎乌干达政府和上帝抵抗军之间 8 月 26 日达成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我们希望，该协议将有助于减轻乌干达北部人民的苦难。

我们支持秘书长的以下建议：把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的任务延期 12 个月，即延至 2007 年 9 月 24 日。我们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团刚发出的邀请。

Yankey 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我也对普龙克先生对《全面和平协定》的实施情况所作的非常明晰的评估表示赞赏。他的估价表明既有成功也有挫折。他的评估还表明，一个联合国特派团在接受国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伙伴来欢迎时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功。我们期待着正由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并期待其早日获得通过。

像秘书长的报告（S/2006/728）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已经在为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提供关键性的支持。这证明，把联合国苏丹特派团扩大到达尔富尔的建议是已经在做的工作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其目的是加强已经在进行的工作。因此，我认为，及时地通过我们的决议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呼吁所有国家给予合作。

这项评估也有非常令人不安的某些关键方面，特别是《全面和平协定》的谋求处理南部非洲大冲突根源的那些部分。但是，那些失败的方面也表明达尔富尔问题为什么如此难以解决，以及苏丹政府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部署一个联合国特派团。

简言之，在我看来，苏丹政府似乎必须首先作出某种战略性决定。这个战略性决定就是作为平等的公民接受苏丹的所有民族，因为这涉及冲突的根源。我们清楚地知道，《全面和平协定》的这个方面——分

享权力，分享财富以及对待国内流离失所者的问题——是不成功的。宪法审查进程、立法改革、关键的选举法：我们在这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然而，这些方面是《协定》的分享权力方面的核心。

关于分享财富问题，我们也知道，在全国石油委员会与能源和采矿部之间存在着争端。在玩弄技术性手法的同时，也存在着决定什么应归谁的实际问题。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谁享有管理权等的技术或法律问题。分享财富是问题的核心。这也适用于边界问题——阿卜耶伊与南北边界问题——就像普龙克先生解释的那样。

我本不想在某个问题上把一些事情联系起来，但令人遗憾的是，无法对事实做别的解释。我说的是对待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问题。我们清楚地听到普龙克先生所说的话：性虐待正被用作一种战争工具。我们怎么解释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人被强制迁移？为什么联合国苏丹特派团无法接近那些人以查明他们需要什么并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否可以说，轰炸和烧毁村庄是一种策略的第一部分，使这些人不得不居住在难民营，然后再强行使他们迁移？我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但当地的实际情况表明是这样。我们在读到这些事实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个报告中突出指出的分享权力和分享财富问题。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解释，当然，除非苏丹政府能够就这个问题提供更多的资料。

从特别代表所作的评估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达尔富尔和平协定》正在解体，这未必是因为一些派别没有签署该协定，尽管那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并不是为没有签署《协定》的那些派别寻找借口。但是，很明显的是，他们并没有再次拿起武器，试图破坏局势的稳定；他们仅仅是没有签署《协定》。他们为什么不签署？根据我们得到的资料，他们对两点不满意：分享财富和补偿损失。因此，无论你怎么谈这个问题，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核心问题。

最后，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的是，非洲联盟和非盟驻苏丹特派团正在起作用。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在做的事不是为了做表面文章。我们并不想有一支做做样子的，受人任意摆布的部队。我们感兴趣的是建立一支真正起作用的部队。如果联苏特派团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甚至未能使其通信设备通过检查，并受到限制无法进入苏丹的某些地区，那么，在拟议的延期特派团任务问题上，我们想问，特派团将根据什么条件作业：它的规模多大，任务是什么？他们的行动是否将不受限制？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轻易放过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将决定联苏特派团是能够发挥作用，还是一切照旧。我们知道，联苏特派团的存在并没有对达尔富尔的局势产生明显影响。因此，在我们考虑在现在和 1 月 1 日之间做哪些事时，我们也不应忽略我指出的那些问题：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的规模、任务以及活动范围问题。

最后，谁将承担责任？有人犯下了战争罪行，并且继续在犯下罪行。这一点是不能掩盖过去的。特别是在涉及非洲时，我国代表团一直坚持主张必须平等对待所有国家。如果在科特迪瓦是坏事，那么，在苏丹也是坏事。今天，查尔斯·泰勒在监狱里度日。对那些在苏丹犯下严重战争罪行的人将如何处理？

我们没有答案，但是我们不准备把这些问题掩盖起来。

卡塔尼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首先感谢秘书长苏丹问题特别代表扬·普龙克先生和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为了实施《全面和平协定》而作出的努力。我们赞扬《协定》各方为执行协定作出了本身的努力，并赞扬在分享权力和财富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各方应予以处理，以实现安全和稳定，并使各自的人民享受福利。我鼓励联合国特派团，而且我们赞同普龙克先生所说，即联苏特派团重新部署到诸如达尔富尔等其他区域的做法，将对南部的和平以及联苏特派团的命运产生可怕的后果。

如普龙克先生所述，非洲特派团在达尔富尔的存在是一个主要和关键的因素，因此不能消除。可以通过其他的单位和其他的部队予以加强，因此，我们必

须保留该部队在达尔富尔维持和平与安全。我们都希望，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将延长非盟特派团的任务期限，直到它完成其建立时所确定的使命和任务为止。我们重申我们通过阿拉伯国家联盟提供支持，为非洲联盟在达尔富尔的努力提供一切必要的财政支助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支持。但是，如果没有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这些努力将不会实现其目标。

简而言之，我们应该客观和透明地处理达尔富尔的局势，而且我们应该避免采取政治傲慢态度，不作出对民族和种族的指控，不作出政治伪善行为，也不采取双重标准。我们现在知道，正是叛乱运动造成了对达尔富尔和平努力的障碍。它们应该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受到惩罚，因为安理会没有坚定地处理叛乱运动成员所犯的违反行为。这鼓励那些违反《协定》者加剧他们的暴力行为，以削弱《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坚定地对付这些人，而不是在苏丹政府试图击退侵略而保护其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之时，继续指责苏丹政府。我们希望知道普龙克先生关于这一事项的观点以及我们可如何予以对付。

我们同意联合王国代表的观点，即苏丹政府必须为其在达尔富尔的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如一些人所说，如果由苏丹政府保护平民，这会被视为违反第 1590（2005）号决议的行为。我们要再问一次，普龙克先生针对这一问题和这一矛盾可提供何种解决办法？

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关上与苏丹政府对话的大门，而且我们将避免采取不切实际的措施，也不会妨碍其他国际角色，尤其是秘书长正在与苏丹政府共同作出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首先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普龙克先生就《全面和平协定》（和平协定）的执行情况以及达尔富尔的局势作了全面发言。人们从秘书长最近的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和平协定》的执行进展缓慢，而且尽管在安全安排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不能说在分享权力和财富的规定方面也是这样。

我们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已经部署了它来自苏丹南部的部队，苏丹人民解放军则相应地完成了重新部署来自苏丹东部的部队。我们鼓励双方表明组建联合综合部队的相同决心。同样令人鼓舞的是，该国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而南部的经济在多年的战争和匮乏之后，终于正在开始获得和平的利益。当然，现在依然有很多必须开展的工作，而国际社会承诺的资金必须提前而不是推迟抵达。

在消极方面，阿卜耶伊的问题、国家石油委员会的妥善运作、未建立人权委员会、因其他武装团体的存在而在南部造成的不安全状况、以及不存在为国家选举进行的筹备工作，这些仅仅是《和平协定》执行缓慢的一些明显的实例。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我们依然认为，最终确定《和平协定》未来的关键因素，是逐步巩固双方之间合作和信任的精神。在这方面，依然有尚待处理的许多余地。

关于达尔富尔，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评估，即苏丹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达尔富尔危机如果不早日获得解决，可能会在该国其余地区产生外溢效应。我们再次吁请各方充分执行第 1706（2006）号决议，并坚持《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和平协议）。此外，允许人道主义援助送达有需要人民的手中，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希望强调指出，我们都必须共同工作，为了苏丹和整个区域所有人民的利益，处理目前的危机。

我还要请问普龙克先生，安理会可采取何种最佳行动，使有关各方都签署《和平协议》，以便在该国实现和平。与此同时，我谨感谢丹麦和美国倡议在下星期五举行会议。

我现在恢复履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普龙克先生对所提问题发表评论。

普龙克先生（以英语发言）：有一个涉及南部的问题，这当然是涉及全国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全面和平协定》所规定的选举。没有任何具体理由可料定将不会举行这些选举。但是，没有任何人正在筹备选举。我们需要在选举之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但人口普查的筹备工作有很大的延误，这将是及时举行选举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正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政治性讨论；迄今还没有在机构中予以讨论。我们将在我们的任务期限内筹备选举，但我们无法组织或开始选举；我们只能促进和支持选举。

我感谢各代表团提出了关于达尔富尔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我所说的短期计划、脱钩以及长期问题。让我着重谈谈这三个问题。

首先，安全理事会成员记得，就短期而言——即从现在到年底——我说过应该扩大支持的基础，实现停战，因为目前战火愈演愈烈。应该改革停火委员会，改进《达尔富尔和平协议》，避免出现对立。

有人问我，停火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协议》是在 5 月 9 日达成的。安全理事会 2005 年 3 月 24 日第 1590（2005）号决议规定了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苏特派团）的任务之后，我指示联苏特派团立即在 3 月 24 日举行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停火委员会没有在《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签署后举行会议。会议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这是第一个重大失误。没有举行任何会议，但却出现了违反停火行为。米尼米纳维派攻击了阿卜杜勒·瓦希德派；它后来撤退；19 人集团和政府之间发生了冲突。没有任何违反行为受到处理。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你可以违反停火，而且不受处罚。2004 年 4 月 8 日《恩贾梅纳停火协定》签定之后，停火委员会内部就出现同样的情况。全部的想法是建立一种新的东西。但它却不是新的；而是同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他们于六个星期后开始举行会议时，政府和米尼米纳维派这两个签署方聚到了一起，成了盟友。他们说，所有其他人都应该首先签署协定，然后才可以加入进来。因此，停火遭到违反，阿卜杜勒·瓦希德派和其他方面签署的以前的停火协定也遭到违反。他们无法在会上讨论，因为参与战斗的当事方有一半不能出席。你虽然受到攻击，但你必须首先签字，然后你才可以参加会议。当然，他们不愿意这样做。

我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六个方案：小组委员会等等。它们全部遭到拒绝。

《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说，达尔富尔应被纳入非军事区、缓冲区和中立区体系。应该由停火委员会来负责各区的划分。实际上未进行任何划区行动。这项行动本应在一个具体的最后时限之前开始。这种最后时限已不再有任何意义。每个最后期限都完全被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划区行动。划区行动应该以签署当日的现状为基础，但是当事方非但未进行划区行动，反而还开始通过打仗来扩大自己的区域范围。它们可以这样做，因为没有人说过不应该这样做，也无人说过这是违反行为；他们没有举行会议，即便他们举行会议，当事方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也在这样做。

解除金戈威德民兵武装的计划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基本上无人提到这一点。这项计划是由政府提出的，虽然为时已晚，但至少有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本应得到讨论、处理和批准或否决，然后通过停火委员会加以改进。迄今为止，停火委员会未对此进行讨论。但是，它是最重要的问题。

联合国只是一个观察员。我本人就曾前往阿布贾，目的是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成员，但是国际社会不感兴趣。因此，我们是一个观察员。我派出我的部队副指挥官——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前去参加委员会会议，假设会议举行的话。经常的情况是，如果他坐飞机到达法希尔，他们会说，“噢，会议不开了；会议推迟了，因为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如此等等。这种情况发生过四次。如果会议举行的话，如果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有人阻止他。美国也是停火委员会的观察员，也被阻止开口。欧洲联盟作为成员，并没有对阻止联合国在停火委员会中开口的情况提出抗议。

目前形式的停火委员会已经死亡。我已让我的部队副指挥官退出这些会议，因为他根本开不了口。他不能提问题。这就是对你们问题的回答。

停火委员会必须改革、振兴，使它独立，并且充分代表参与战斗的每一方，以促成停火。它必须具有权威性，就象停火联合军事委员会在南部地区一样：它已经举行了数十次会议。当事方前来参加会议，在会上争吵。这当然是你必须做的事情。但他们后来达成某种结论，而我们则要保证使之得到实施。我们把监测人员派到苏丹南部各地，由他们把有关问题提出来。这是一种三方制度，如果其中一方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出现，我们就走人。在停火委员会，当事方可以说，“我们没有监测人员”。这不是一种三方制度。对于达尔富尔发生的情况，监测人员无法前去查看、提问和调查。停火委员会也正处于瘫痪状态。这就是我的答复。

它必须得到改进和振兴。否则，战斗和违反停火的行为将会继续下去，什么都得不到实施。这意味着还必须让所有其他团体也加入停火委员会。当然，其中一些团体不想签字，但是它们没有参与战斗。它们说，它们将遵守以前从《恩贾梅纳协定》开始的协定。我们曾有过许多协定，它们都遵守了。有一个团体——一个叫作新救国阵线的团体——却没有，他们在西科尔多凡发动了攻击。这确实是 7 月份一个很坏的开头。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自那时以来，他们不断受到攻击。现在已经成为政府与这个新运动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

你们必须与他们谈判：他们有权，他们有武器，他们也想谈判。但是，如果你们所做的只是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先停火，然后才能加入，那行不通，无论你们愿意与否。最终的目的当然是在实地实现和平。

让他们所有人都参与——参与停火委员会和所有其他委员会。越是说他们应该远离《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所有机构，所有这些团体的成员就越是失去对《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信心。这是眼下一个可以自我证明的预言。因此，必须扩大这一进程。

这也意味着，尽管《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本身的内容是好的，但是有必要再次开始谈判，有必要找到开始谈判的办法，但却不将其称作重启谈判。此种外交诀窍总是可以找到。但是你必须添加若干问题，而又不减少《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中的问题。其中的部分问题是什么？加纳代表提到了赔偿和财富问题。关于赔偿，我当然同意。那是一笔小数目的钱。我想，对于 200 万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来说，3 000 万美元是不够的。但是，《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中说，最初的数字是 3 000 万美元。所以，如果你将它提高到 2 亿美元，使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每个家庭一笔钱的数额，甚至依他们看，你不会违反《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因为该协议只说“最初”3 千万美元。所以，你可以有创造性；例如，你可以容易地将一些用作重建基金的国际资金用于这样一个目的。

第二，我们如何进一步改进？我认为，米尼米纳维应该与其派别一道后退一步。他占据很多职位：他是总统高级助理，还是达尔富尔过渡区域行政当局主席——如果它启动的话。他拥有一切。要让其他人参与，就要向他施加国际压力，让他后退一步，以便给其他人一些空间。这可能会有帮助。这并不违反《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因为该协议中没有一处说一个人应拥有所有这些职位。这可以不同方式做到。你可以玩弄有关委员会中各团体的数字：不说 20 个，而说 25 个，等等。在不改变整个协议的情况下，仅仅为重新谈判一些其他数字而玩弄数字总是可行的。这也保全了其他运动领导人的面子，因为他们得告诉其选民：举行了一些会谈，他们得到了一些东西，所以现在确实应签署该协议。当然，接着有解除金戈威德民兵武装的问题。加纳代表说得对，钱对这些人是重要的。然而，当地人民不信任《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金戈威德民兵。这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如果你进入实地——杰贝尔马拉或营地——人民总是问：“金戈威德民兵与《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怎么样了？”他们将尽一切努力阻止金戈威德民兵。这是真实的。政府说这不真实，但有迹象显示，相当多金戈威德民兵并入了安全部队。这可能是好

事，也可能不是好事。这是解除武装的具体途径。无论如何，当地人民总说一切同属一体，他们认为情况仍然这样。这极为重要。为让人民接受和平协议，应该阻止金戈威德民兵。而这并没有发生——情况恰恰相反。

由此，我要谈到脱离联系的问题。我使用这个词有若干理由。脱离你必须今天做的事情与你必须明天做的事情之间的联系。我几乎是照字面上的本义使用今天和明天这两个词的。今天，我们必须处理我提到的有关扩大停火和改革停火委员会以及和平协议各要点。为什么需要脱离联系？最重要的事情是当地的和平。你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以促进当地的和平，并且你得到一支有力的国际部队来监测一项好的和平协议。要使强大部队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

可以理解，今年几乎所有会谈都涉及部队、强有力的部队和部队的具体形式。但为让人民支持和平协议而必须在实地做的事情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以外。

脱离联系；支持非洲联盟驻苏丹特派团（非盟驻苏特派团）。非盟驻苏特派团可以成为一支好的部队；它们一开始曾经是一支好部队。出于若干原因，它们今非昔比。不要请我具体说明。对非盟驻苏特派团的支持当然可以过渡为条件，但你就不脱离联系。在实地必须尽早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来保护人民。如果支持非盟驻苏特派团取决于接受过渡，那么部队将被拖延，因为过渡将不容易被接受。

所以，要脱离联系；并且就这样做。尽可能壮大部队。这是我在安理会一贯使用的措词，而没说部队应来自非洲联盟还是来自联合国。成员们将记得我一贯使用的措词：强壮、有力、强大和广泛。如第 1706（2006）号决议中规定的广泛任务是一个良好而广泛的任务，是给一支部队比以前的任务更好的任务。必须授权一支更庞大的部队——17 000 或 18 000 人——而且必须将它部署在各地。

关于有关过渡的讨论，我要求成员们接受我来自实地的建议。他们有权得到我的建议。第 1706（2006）号决议“邀请”（第 1 段）该政府同意过渡。安理会在联合王国担任主席期间说，将举行磋商，不经政府同意将没有任何部队。这意味着安理会将必须获得这项同意。通过重复说他们必须同意，安理会将不会得到这项同意。这不是政治。所以，要使之有吸引力。目前，所有人都认为，来自一个国家的特别助手和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外交官之间的下次会晤可能将促成这项同意。它不会的。必须对目前的基本因素加以分析。为什么苏丹政府不同意？不论你喜欢与否，要分析根本因素。

苏丹政府对尤其是 2003 年的残忍暴行负有责任：对现在的暴行责任较小，但特别对过去的暴行负有责任。请允许我扮演唱反调的人的角色。安理会必须理解喀土穆。你如何获得他们的同意？你要么在目前状况下使提议有吸引力，要么用某种其他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如何使之有吸引力。协商——即谈判，因为他们是平等伙伴——也可以产生一揽子结果，他们据此接受过渡并获得承诺，比如：经济上，取消债务；贸易方面，解除制裁；安全方面，继续掌权和进行安全合作。苏丹政府在维和方面反对联合国和西方，不仅因为他们愤怒，还因为害怕激进团体将攻击政府本身。塔哈先生被斩首——类似事件肯定最终会发生——作为一个信号，是一种在整个喀土穆传播恐惧的现象。

如果政府接受世界各大国的意见，政府将受到有些团体的攻击。这些团体确实存在，而且会攻击，因此担心也有一定正当理由。非洲发生过糟糕的事情，但你必须谈判。必须分析基本结构力量，以便争取同意，我刚才已经提到一些基本结构力量。你必须争取，不能简单地说你必须接受。那样行不通。

如果研究所有苏丹领导人自 2 月 10 日前后以来所讲的话，其内容是一致的。你不能指责苏丹政府立场不明确，不连贯。他们表示反对，而且这一立场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即使联合国的朋友和《和平协定》的朋友——一年前在这里出席安理会的塔哈副总统，也发表了十分明确的反对过渡的声明。苏丹境内支持

过渡的人没有任何实力。明尼•米纳维现已精疲力尽，他已经没有实力。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表示支持，但他们不会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推动。政府反对派——其他各派——没有基本群众，政府了解这一情况。

他们不会轻而易举表示同意，所以我们必须谈判，甚至是同过去曾经干过残暴的事情，或者应该对这种事情负责的人谈判。我认为，应当明智地作长远考虑。如果政府不接受邀请——我们所采用的语言是“接受邀请”——现在就开始作长远考虑可能是有用的，因为每一次要求非洲联盟部队再延长一个月，不符合那里人民的利益。他们在达尔富尔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当然，还有其他选择。可对过渡作不同的解释。哪种过渡?安全理事会有权要求我提供意见，即使安理会决议中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我知道，第七章很困难，但第八章是有可能的。这是根据《宪章》可能做得。我肯定，政府会接受第八章。他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大规模支持，通过联合国预算提供资金，而不是从一个北方国家到另一个北方国家向它们乞讨。联合国向非洲联盟提供大规模结构性支助，使非洲联盟确实有效，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我想，苏丹政府会接受这种做法——一支非洲联盟部队，但有联合国长期可靠的支助为强有力基础，由联合国提供一切必要的专门技术，但仍然称之为非洲联盟部队。这和我一年半前曾经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提出的非常相近，即建立一个非洲联盟和联合国联合行动。

这只是第二套计划。只有在不接受邀请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实施。但是，我认为，考虑到目前的政治布局，在一定的时候有必要考虑各种可能同时又有效的措施。过去一两个月，我们对非洲联盟非常失望，我所说的有关停火委员会的情况进一步增加这种失望感，因为停火委员会是由非洲联盟领导的。但是，非洲联盟并不是天生虚弱，也可以帮助他们做得更好，像他们在 2004 年最后几个月和 2005 年所做的那样。他们可以再度改善。

非常简单地说，只有在短期内接受这种改变，更长期的预测才有意义。第二，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极端重要，因此我们还必须同人民——阿拉伯人、阿拉伯部落、游牧部落谈判，这也与他们利害相关。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利益将得不到保护，那又将是一个冲突来源。在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对话中必须解决这一问题。整个对话及其准备工作还没有开始。必须尽早开始准备，以便所有团体，不仅仅是那些已经选定方向的团体都能参加对话，特别是其他那些可能有理由继续使用武器，而不是寻找办法解决土地占有制度和分享用水问题的团体。必须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摆在对话框架内解决。

我希望能够由联合国领导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对话。在内部讨论中，我始终要求让联合国在达尔富尔发挥政治领导作用，非洲联盟发挥军事领导作用。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对话情况就可能会有所不同。

还必须解决和解问题。这极端重要。在达尔富尔，部落因素的影响及其重要性被低估了。那里存在有严重的部落问题。我可以举例说，7 月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不是各方对平民袭击；一场部落冲突造成 150 人被杀，而这场冲突与苏丹南方的战争毫无关系。因为部落冲突造成几十人、几十人死亡，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不能低估部落因素。这些问题必须一起解决；他们都与经济、土地、水和其他具体问题有联系。

我们还必须讨论回返问题，树立一个榜样，不是每一个人同时全部回返，而是开始一个区域、地方进程，以便显示，在保护部队的帮助下，回返确实可行，那些人们可以回返，重新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粮食，以逐步建立他们的信心。

我认为，这一进程需要几年的时间。达尔富尔及其根源问题不能在一两年时间内得到解决。这将需要许多年时间，在《全面和平协定》框架内，我们现在

就给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许多年时间。这至少需要七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普龙克先生所作的澄清。

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此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5 时 30 分散会